



——用纯美童话，塑造纯美童年——

FENGXIANGSHU SHANG XIAOLU DE YAN

枫香树上小路的眼

汤
汤／著

树干上小路的眼冲我一眨，又一眨。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它说：“小茗，你替我长大哦。”

我会的。小路，你放心吧……我很想你。

● 本书作者获冰心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金近儿童文学奖、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奖等，并两度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

汤
汤
◎ 著



枫香树上 小路的眼

用纯美童话

塑造纯美童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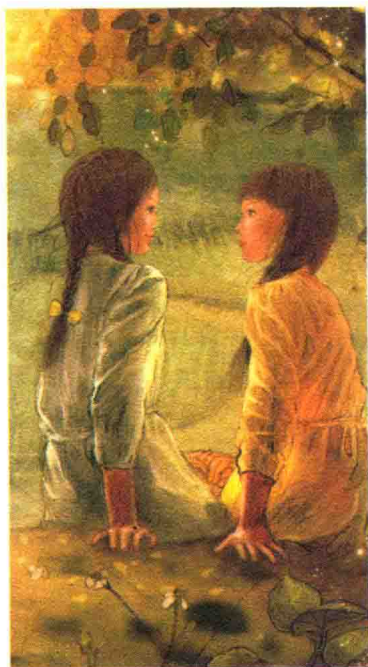
枫香树上小路的眼/汤汤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6. 1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童话十家)
ISBN 978-7-5414-7537-5

I. ①枫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294号

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童话十家
枫香树上小路的眼



作 者: 汤 汤
绘 画: 胖 蛇 (CHER)

策 划: 胡 平 李云华 行 惟 慧鹏娟
责任编辑: 贺 惟
装帧设计: 唐 剑
责任校对: 李江文
责任印制: 郁梅红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: 650034
发行部电话: 0871-64186745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: 昆明鑫林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20mm×1010mm 1/16
印 张: 9.5
字 数: 150千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印 次: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14-7537-5
定 价: 23.00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质量监督电话: 0871-64109709



[目录]

CONTENTS

青草国的鹅 \ 001

阿 泥 \ 065

谷子遇见豆子 \ 074

枫香树上小路的眼 \ 140



青草国的鹅

1 可怕的鹅

草婴不喜欢“草婴”这个名字。

尤其不喜欢“婴”，她都十岁了，早不是婴儿。就因为这个字，同学们老笑话她，还给她取绰号，什么“小宝宝”呀，“杯比娃”呀，“小不点”呀，“小奶瓶”呀。一些调皮的男孩唤她时从不叫名字，只学婴儿啼哭，“咕哇——咕啊——”羞得她牙痒痒，追着人家打。

她还责备她的爸爸妈妈：“你们，为什么，要给我取这么古怪的名字？”

“古怪吗？”他们反问。

“不但古怪，还难听死了。”

“难听吗？”他们微笑着。

“反正是糟糕透了！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？”

妈妈欲言又止。她看看爸爸，爸爸笑笑说：“随便取的呗。”

这一句“随便”让草婴生气的同时又添了伤心，哼，随便取的，怎么能随便取？知道女孩的名字有多重要吗？世界上哪有父母给孩子随便取名的？除非是不爱她。哼，一定是因为他们喜欢男孩儿，结果生了个女孩，很失望，所以就随便取了个名儿。

“反正我讨厌它，我要改名！”

“我的傻丫头哟。”爸爸说。

“你想改什么名？”妈妈问。

草婴不理他们，抱了本厚厚的字典一页一页翻，她打算从里边选两个自己最喜欢的字。可是字儿太多，选来选去，到后来她完全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最喜欢哪个。正发愁呢，她有了主意——把“婴”换成同音的其他字，不就好了吗？“英鹰樱瑛莺缨鸚……”她一个一个替过去，觉得“草樱”和“草莺”很不错。又细细比较了一番，最后她选定了“草樱”。

从此，她无论在哪儿写名字，课本呀作业本呀试卷呀，都不写“草婴”，而写“草樱”了。

到了三年级下学期，她从乡下转学到了县城，新同学便只知她叫“草樱”，而不是“草婴”，当然也就没有人笑话她或者给她取什么绰号了。

她转学，不是因为名字，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望女成凤，而是因为——鹅。

鹅？

没错，是鹅！

因为鹅，她在村子里没有办法待下去了。

她惧怕鹅。

别说看到它们，光听到它们“嘎嘎”的叫声，她的脊背就会冒出冷汗来。可是鹅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唉，在她十岁生日之前，她才不怕呢。不但不怕，她还很喜欢鹅呢！

一切都发生在十岁生日以后。

那天村里突然来了一只陌生的鹅。说它陌生，是因为它和村子里其他的鹅都不太一样，天黑了，也不往谁的家门口走，形单影只地穿梭在村子里，很孤傲的样子。冬天的黄昏来得早，黑得快，有人想抓它回家，那鹅跑得贼快，谁也追不上，人们只能“望鹅兴叹”。

它个儿特别大，羽毛特别白，连额头上的包包都特别红。它在村子里转来转去，寻寻觅觅的，最后停在了草樱家的院门口（既然草樱喜欢自己叫“草樱”，那么我们也这么称呼她吧），嘎嘎嘎的，像是在叫门。

草樱的妈妈高兴坏了：“哎呀哎呀，这只鹅想要投奔咱们家呢。”

天上凭空掉下一只大白鹅，能不乐呵吗？

“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她把两扇门开得不能再大，张着双臂，做着“请”的姿势。

大白鹅看看她，不理睬，也不肯进，只在门口叫。草樱妈妈就绕到它屁股后，张开双臂“去去去”地想把它赶进院子里头。鹅定定地站着，妈妈的脚踢到它屁股它也不动一动。

“孩子她爸，来帮帮忙啊。”

爸爸兴冲冲跑过来，伸出长长的胳膊，想要把它抱回家。鹅灵巧地一闪，然后箭一般窜到了老远的地方，还扭过脖子冲他得意地高叫两声，似乎在说：“想打我的主意，没门！”

“这鹅不一般呢。”妈妈摇头说道。

爸爸点头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有些来头。”

屋子里头草樱在唤：“作业做好啦，我饿啦！”

“开饭啦，开饭啦，不理它了。”妈妈搓着手往里走，“不是咱的咱不要。”爸爸表示赞同，坚定地把院门关了。

一家三口正吃着晚饭呢，又听见那鹅在门口叫唤。

“嘎嘎——嘎嘎——嘎——”

一声比一声响亮，一声比一声急切。弄得院子里两只鹅也放开了喉咙，里里外外一唱一和，热闹极了。

“它怎么又来了？”

“真奇怪。”

“莫非它喜欢上咱们家的鹅，上门求婚来了？”爸爸开玩笑道。

草樱把筷子一搁，兴奋地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三个人都放下碗筷出了屋。

没想妈妈一打开院门，那鹅便一头冲了进来，惊得妈妈高高地跳到了半空。接着大白鹅径直朝草樱扑了过去。它两眼放光，双翅大展，一张坚硬的红褐色长嘴巴一个劲儿往她身上戳去，一副气势汹汹来者不善的样子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草樱被吓坏了。

爸爸飞快地挡在了草樱前边，那鹅的嘴巴却从他双腿间伸过去，一口咬住了草樱的裤子。咬的是裤子，草樱当然不疼，但她被吓着了，哇哇啊啊地尖叫。

“欺人太甚，快滚开！”爸爸冲它吼道。

鹅才不理他，松了嘴，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和灵巧的动作，绕过他的两条腿，再次扑向了草樱。

“妈呀——”草樱一个急转身，撒开两条腿向屋里跑，大白鹅紧跟在后面。“咚”，她跑进屋里关上了门，同时鹅的嘴巴也“咚”地撞在门板上。

“嘎嘎——嘎嘎——”

叫声凄厉，那嘴巴估计痛得够呛。

爸爸怒气冲冲抄起一根扁担：“你这呆头鹅，居然敢跑到我家来欺负人，居然敢欺负我闺女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那鹅却不害怕，和他面对面站着，又和那根扁担躲闪了几个回合，然后，它瞅准一个空当，闪电一般冲出了院门。

爸爸妈妈瞠目结舌地看着它远去……

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。

第二天早上，草樱开了院门要去上学，一条鹅的脖子从刚打开

的缝隙里蛇一般挤了进来，惊得她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幸好爸爸一个箭步蹿上来，“哐”地把门关了个严丝合缝。鹅的脖子倒是灵巧，哧溜便收回去了，不然非夹断了不可。

没办法，草樱上学放学的路上，只得由爸爸妈妈一左一右护着了。

起先，它总是远远地跟在后面，或者站在路旁看他们过去，默默地，不出声地，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小的脑袋横在脖子上雕塑一般凝重，两只圆圆的眼睛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焦急和期待。爸爸妈妈一见到它，就蹲下身子捡根枝条或捡块石头，像皇帝身边的护驾。后来，它不再明目张胆地出现。草樱偶尔能看到它雪白的影子时而在弄堂口一闪，时而在树后面一晃。再后来，就不见了。

爸爸妈妈渐渐放松了警惕。

这一天放学，草樱独自回家。半道上，她和那只鹅狭路相逢了。它似乎知道今天她会一个人走，它似乎就是在路上等她的。

“妈呀——”草樱一声惊呼，掉头往学校的方向跑回去。

鹅在后面追。

它跑得可比草樱快多了。

这是冬天，草樱戴着帽子和手套，围着围巾，穿着棉衣、棉裤和棉鞋，笨熊似的，哪里是鹅的对手？鹅的嘴巴一下一下戳到了她的脚后跟。

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
路上的人看见一只鹅在追一个女孩儿，觉得挺好笑的，都停了步子看。

鹅追得糍粑似的紧，草樱的双腿越跑越软，软得像踩在棉花团上，终于支撑不住，以嘴啃泥的姿势扑倒在地。

“完蛋了。”她想，“它到底要对我怎么样？”她的脸贴着冰冷的地，用一双戴手套的手瑟瑟地护住脑袋，小小的身体在棉衣棉裤里头发抖。她干脆把眼睛也闭上了。

那鹅居高临下地站着，在她身上上上下下地咬，幸好是大冬

天，草樱穿着肥厚的棉衣棉裤，咬不着皮肉。

一个大伯过来轰走了它，把她扶起来。

“真是只怪鹅，追你做啥呢？”

“我、我也不知道。”

它为什么盯着自己不放，仿佛结了前世的冤仇？草樱怎么都想不明白。

更要命的是，这以后，村里每一只鹅看见草樱都追，全嘎嘎地张着嘴巴非咬她不可的样子。连自家养的两只鹅都不放过她，没有办法，妈妈只得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卖了。这是草樱亲手养大的两只鹅。她亲眼看着它们从蛋里孵出来，看着它们一点一点长大。她喂了它们多少青草呀。

草樱是不敢出门半步了。

村子里到处都能遇见鹅，所有的鹅看见她，无论是在吃草的还是在洗澡的，无论是在休息的还是散步的，眼睛都会陡然发亮发直，仿佛得到统一命令似的，放下所有的事情，一心一意地追她。

没有人弄得明白草樱是怎样和鹅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。

草樱自己更是糊涂啊。她从来没有欺负过鹅呀，她长得也不丑呀，怎么鹅们看自己就这么不顺眼呢？

她被这些鹅吓得晚上连连做噩梦，白天则像只缩头乌龟躲在家里。

然后她开始没完没了地生病，一张小脸病得又瘦又黄。

爸爸妈妈只得把她送到县城的舅妈家里去，交了一笔赞助费让她进了县城的学校，以此躲开鹅的攻击。

草樱一点儿也不想离开爸爸妈妈，她更喜欢乡下的房子和田野，更喜欢乡下的学校和同学。可是有什么办法？

2 草樱和鹅的亲密往事

要是可以和鹅讲道理，草樱一定要和它们好好讲讲。

她从小到大没有欺负过一只鹅，不管是老鹅还是小鹅。

不但没有欺负，她对它们可是好极了。要知道她打小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鹅，接触最多的也是鹅。妈妈说她小时候还没有会说话呢，就先学会了鹅叫。那时妈妈抱她在怀中，把鹅赶到田里吃草，傍晚的时候赶回家。草樱在她臂弯里“嘎嘎嘎”地呼唤，鹅们摇摇摆摆乖乖地往前走。等到了四五岁，她已经能独自把一群鹅赶到田里吃草，让它们一只一只撑得脖子歪歪的，再赶回家来。

以前草樱的家里，一年总要孵一两窝小鹅，一窝小鹅十一二只。她永远记得它们一只一只从蛋壳里钻出来跌跌撞撞的样子，湿漉漉的，黄黄的小不点儿，好可爱。不一会儿，它们身上的毛干了，成了一个个黄绒球，踩着碎碎的小步子细声细气地叫唤。草樱轻轻地用双手捧起它们，嘟起嘴巴一只一只亲吻，亲一下说一句“我喜欢你”，一只不落。爸爸妈妈在一旁笑她傻。

鹅养大了，妈妈要拿到集市上卖，草樱总和她闹。妈妈就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它们装进筐里带走。草樱为它们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，妈妈被她的眼泪惹得直叹气：唉，这孩子，敢情上辈子是一只鹅哪……

如今，这一切对于住在城里的草樱来说，都成了记忆。

草樱念念不忘的，还有赶一群鹅去吃草的快乐。

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和鹅一起出门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

鹅走在前面，一只大鹅，十几只小鹅，草樱拎个篮子跟在后

面，冬天午后的太阳暖得让人心醉。

秋天，收割过的一片一片田里，留着一畦畦矮矮的稻茬，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稻草垛俨然有了城堡的味道。田里的草又绿又细又软，像一层绿雾，从田的这边铺到那边，诱得人只想在上面打滚，从这边滚到那边，从那边滚到这边，来回几趟才会过瘾。

鹅们欢叫着跳下田，把脑袋埋进青草里去，长长扁扁的嘴巴嚓嚓嚓上下翻飞。草樱呢，就在田埂上一屁股坐下了。她眯缝着眼睛，看鹅们大口大口地咀嚼青草，总忍不住想：青草是什么味道？她的指尖摩挲着身边的青草，那么柔，那么嫩，使她生出无限爱怜之心。她把鼻子凑近它们，深深地闻闻，青草的气息让她愉快。她把脸埋得更深一些，让草触着她的皮肤，痒丝丝的，她便咯咯地笑。她笑得身体往后仰，仰倒在草丛间，踢着两条腿。咯咯的笑声，让鹅们暂时停下咀嚼，侧过脑袋来看她。

草樱带来的篮子倒扣在田里，上面盖一块花布。鹅们吃饱了，累了，就走到篮子底下歇息。它们梳理梳理羽毛，满足地叫唤两声，你挨着我、我挨着你美美地睡觉。

鹅睡了，草樱光了脚在田里跑。她的两只脚，她的十个脚指头，是那么喜欢在泥土和青草里的感觉。鹅很容易被她的动静弄醒，弄醒了就很兴奋，跟着她一块儿跑。鹅和人，一会儿你追我，一会儿我追你，人的笑声和鹅的叫声响成一片，阳光在他们身上欢跃……

后来因为草樱哭得太多，家里就很少孵小鹅了。留着两只，让她一直养着。她每次把它们关进鹅栏时，都要抱抱它们。有趣的是，两只鹅的长脖子会交缠在一起，把她的脖子搂着不放，那样地亲密啊。

唉，也不知怎么的，它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凶，和村子里别人家的鹅一样，看到她就歇斯底里地叫，还追她，还想咬她。妈妈不得不卖了它们。一想到这个，草樱的眼睛里就湿湿的。

现在，鹅呀，田埂呀，青草呀，稻田呀，光脚板跑在泥土和草

上面的感觉呀，都离草樱很远很远了。

城里怎么可能有这些呢？

对于草樱来说，城里唯一的好，就是没有凶神恶煞的鹅。

舅舅看她总闷闷不乐，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，带她到郊外玩。她在后座上，甩着两条腿，兴致并不高，直到一小片菜地突地蹦进她的眼睛。

“舅舅，停、停下！”她急切地嚷道。

她等不及舅舅的车停稳便跳到了地上。

这片菜地比起村子里的，简直是小得可怜，里头种着些青菜白菜卷心菜。菜地中间有一段田埂，田埂上长着绿丝绒一样的草。舅舅看着草樱往田埂雀跃而去。她在田埂上来来回回地走。

草樱蹲下身子，凝视着一丛丛的青草。她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拨弄，或者深深地闻一闻，有一会儿她把脸埋进草里去。舅舅笑着说：“草婴（草樱自己改了名，但家里人照样叫她‘草婴’），你又不是鹅。”草樱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。她还有更强烈的欲望，可是她看看舅舅，忍住了，她从来不在别人的目光里脱掉鞋子。

草樱喜欢草，喜欢泥土，这种喜欢没有办法解释。难道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“草”？照这么说的话，名字里有“水”的就该喜欢水了，有“石”的就该喜欢石头了，有“花”的就该喜欢花了。

舅舅终于等得不耐烦，她只好跳上自行车，跟着离开了。

从此，这一段田埂成了她魂牵梦萦的地方。后来舅舅还带她去过一次，她暗暗把路记住了。她不好意思缠着舅舅总带她去，舅舅和舅妈都好忙，忙得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，这是妈妈说的。

她趁周末的时候自己走路去，连跑带走要花一个多小时。她不觉觉得累，她只觉得开心。她离开村子后有些枯萎的心，又鲜活起来了。

多好啊，那里经常只她一个人。

她一到田埂上，就用最快的速度脱掉鞋子，脱掉袜子。她的脚指头在青草里愉快地战栗。她把脸埋进草里去闻它们的香。有一

回，她咬断了一根碰着她嘴唇的草，舌头顿时感受到了它又苦又涩的奇怪味道。她没有吐掉，而是用牙齿咬着笑了，她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只鹅。

去年冬天对鹅的惧怕，已经渐渐淡去。

说实话她又开始想念鹅了。

你说这么喜欢鹅的草樱，鹅们怎么好意思欺负她呢？如果能和它们说道理，草樱非拉着它们说上一天一夜不可。

3 草樱被鹅咬了

学校离舅舅家不远，草樱自己走路去上学。她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孩子，虽然刚从乡下转学到城里，学习上却不落后于别的孩子，有好几次考试她拿了全班的第一名，大家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。

在城里住得久了，她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褪了色，变得白皙光洁，人顿时漂亮了不少。尤其她的脖子很美，雪白颀长，有人说她长得真像一只天鹅。音乐老师兰米来他们班挑舞蹈队的孩子，一眼便相中了她。

兰米老师教一群女孩跳天鹅舞。

草樱在这些女孩中间，很快显示出了出类拔萃的天分。

兰米老师说，草樱的天分比谁都高，练习又比谁都勤奋，对舞蹈的热爱也远远超过别人，所以，她将来一定能当一个出色的舞蹈家。兰米老师的话，让草樱吃惊极了，也幸福极了。

她狂热地爱上了舞蹈，在她十一岁的春天，她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，长大要当一个舞蹈家。

因为这个梦想，草樱迫不及待地想要快点长大。

春天过去，转眼暑假到了，草樱的个子高出了一大截。爸爸妈妈打来电话让她继续留在舅妈家。

“不嘛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村里鹅一只没少，你回来呀，又非吓病不可。”

“它们也许不咬我了呢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那就回家试试。”

舅舅负责送草樱回去，一路上她可激动了。然而，他们进村遇到的第一只鹅，就成功地扑灭了草樱的激动和快乐。它嘎嘎地叫着追她，它气势汹汹的叫声引来更多的鹅，它们一起追她……

舅舅只得把草樱带回了城里。

草樱沮丧无聊了几日，接到了兰米老师的电话。电话里说，下学期全市中小学有一个独舞表演晚会，他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，这个名额给了草樱。

“兰米老师，我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

“我对你有信心。”

“我、我从来没有上过舞台。”

“哈哈，自信点，明天你就回学校舞蹈室来，我们加油练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草樱每天去学校的舞蹈室，跟兰米老师练习，老师让她跳的是《天鹅之梦》。她把老师教的一招一式悉数学会，还有很多自己的理解和发挥。夏天的舞蹈室里，又闷又热，她跳得头发尖都冒出汗水。兰米老师催促她歇息，她总是不肯停下。兰米老师望着眼前这个孩子，常常眼眶湿润，被她的天分和勤奋深深打动，因此教得格外用心。

两个人就这样一整天一整天地沉浸在天鹅的舞蹈里。

这一天傍晚，太阳在两幢楼之间慢悠悠地坠落，草樱独自一人从学校往家走，路上觉察到了后面有什么声音跟着，回头一看，看

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——鹅？

城里的街道上怎么会有鹅？她疑心是自己看错了。

再定睛一看，没错，确实是一只鹅。

这只鹅会和村子里那些鹅一样不友好吗？

接下来的日子，它总远远地跟着她，从家门口到学校，从学校到家门口，她快它也快，她慢它也慢，跟得草樱胆战心惊。若不是为了练习天鹅舞，她绝不敢出门了。

鹅终于打破了相安无事的局面。

这天傍晚，它铆足了劲向草樱冲了过来，拍着两个硕大的翅膀，两只脚掌把水泥地面打得“吧嗒吧嗒”响，一条脖子伸得又直又长，一个山包似的大额头通红通红，里头似乎盛满了怒气。一张嘴巴压得低低的，急促地一张一合一张一合，凌厉地朝她“轧轧轧”“轧轧轧”地叫。

是“轧轧轧”的，不是“嘎嘎嘎”。

草樱没命地逃。

它紧紧追着她的脚后跟。看起来那么笨拙的身子，跑得倒是轻巧极了。有好几次，它硬邦邦冷冰冰的长嘴巴碰着了草樱的小腿肚。草樱跑得脊背发凉，双腿发软，惊慌失措地逃进路边的一家小店里去，它才结束了穷追不舍。

她借店里的电话给舅妈打：“舅妈，有鹅啊，来救我。”

舅妈匆匆地赶来，鹅已经不在。

“你家孩子怕鹅呢。”店老板说。

“你看见鹅往哪儿去了吗？”舅妈问他。

店老板指指前边：“我看它往那片房子走的。”

店老板又说：“这城里怎么能养鹅？还让它乱跑，乱拉屎就糟糕了。”

舅妈说：“我挨家挨户去问问，看谁家养了鹅，让他关得紧一点，别放出门来。”

舅妈带着草樱挨家挨户地敲门。

“请问，你们家养鹅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很抱歉打搅您了，请问，你们家养鹅了吗？”

“养鹅做啥？”

“请问……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请问，你们家养鹅了吗？”

“有啊，我刚养了一只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是你们家的鹅？是它自个儿跑进我家里来的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真是你家的，你就把它带走。我也不稀罕一只鹅。你什么时候丢的？是十几天前吧？我们家庭院的门正开着，它就走进来了。我真的赶它了，它就是不走。白天它出门去，我们也不管它，一到傍晚，它就回来。”站在院门口的女人，说话像金鱼吐泡泡似的一长串儿。

她显然误会草樱和她舅妈的来意了。

草樱连忙说：“不，不是我家丢的鹅。”

“那是谁家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女人狐疑地问：“那你们是什么意思？”

草樱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不管它原来是谁家的鹅，现在它就是你家的鹅。”

“好吧，是我家的鹅，你找它干什么？”

“它欺负人，它追着咬我。”

女人的笑“扑哧”从唇齿间喷出来，像喷泉似的，越喷越带劲，怎么也捂不住了。她最后笑弯了腰，使劲儿揉肚子。

“你们是为这事找上门来的？”

舅妈说：“是的。拜托你以后把它关紧一点，白天别让它出门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觉得我有这样的权利。它是一只自由的鹅，哪怕